

客語結果句式類型探討與 VRO 結構的避免*

黃漢君 葉瑞娟

國立新竹教育大學

1. 前言

本文探討客語結果句式的各種類型，特別針對主語、賓語、動詞，以及結果補語在句中的相對位置加以分類。我們認為：VRO 結構在客語中少量存在，且有嚴格的主謂關係限制。在一般的情形下，VRO 結構盡量避免。我們認為這個現象可以從 VR 結構的特性來看。並非所有的 VR 結構都是複合動詞，有許多的 VR 結構是動詞與結果補語的關係，可加上結構助詞例如「到」。

本文結構如下：除第 1 節前言外，第 2 節為文獻回顧，第 3 節描述客語結果構式與 VRO 結構的避免，第 4 節為結論。

2. 文獻回顧

從事件的觀點來看，結果構式(resultative construction)的定義為在同一個結構中包含了一個使動事件與一個結果事件(或狀態)。華語存在兩種結果構式，結果複合動詞(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; RVC)例如「跑累」，「得」字結果構式例如「跑得很累」。

結果複合動詞的句法表現非常多樣。Li (1990, 1995, 1999)從詞彙的角度來看結果複合動詞的表現。根據結果複合動詞內部兩個動詞的論旨角色的連結，來決定最後結果複合動詞的表現，並按照兩個階層結構：論旨階層(thematic hierarchy)與使動階層(causative hierarchy)的排列來決定語意的優先順序，後者可以覆蓋(override)前者。Her (2004, 2007)從詞彙功能語法的觀點來看華語複合動詞。該理論主張論元結構(argument structure)介於詞彙語意結構(lexical semantic structure)與句法結構(syntactic structure)之間。以下三個原則必須遵守：一、論元結構必須符合論元階層(thematic hierarchy)的要求；二、語法功能必須滿足論元功能有標階層(Markedness Hierarchy of Argument Functions)；三、論元角色的內在分類。這三個原則，搭配統一對映原則(Unified Mapping Principle)，可以用來解釋華語複合動詞的句法表現。

Cheng and Huang (1994)區分四種結果複合動詞句型。非作格(unergative)句如「張三騎累了」，及物(transitive)句如「張三騎累了兩匹馬」，作格(ergative)句如「張三氣死了」，使動(causative)句如「這件事真氣死張三了」。非作格句與及物句可視為同語境中的句法變換(alternation)，作格句與使動句亦可視為同語境中的句法變換。

然而，Cheng and Huang (1994)也指出，非作格句除了與及物句有句法變換的關係之外，也可以與使動句有句法變換的關係。例如：非作格句「他哭醒了」，及物句「他哭醒了小孩」，使動句「(夢裡的)那件事哭醒了他」。

Huang (2008) 採納構式語法(Construction Grammar)的理論，認為華語結果複合動詞的論元

*感謝科技部研究計畫經費補助，計畫編號：MOST 103-2410-H-134-009-。本研究使用之部分語料來自國立政治大學客語口語語料庫(<http://140.119.172.200/>)及由各大專院校相關系所教師及助理共同蒐集轉錄之客語語料，作者感謝參與人員協助提供資料。例句後括號內之中文為作者之翻譯。

是由結果複合動詞構式[NP1 Vc-Vr (NP2)]來得到認可(license)，而非 Vc 或 Vr 當中之，也非 Vc 與 Vr 合起來決定(複合動詞的前面成分稱為 Vc，意指 cause，後面成分稱為 Vr，意指 result)。他根據及物性、語意歸屬(semantic host)、以及句法主語是否為 Vc 邏輯主語等標準，將結果複合動詞構式分成四種類型。

類型 I 包含了一般的賓語傾向(object-oriented)結果複合動詞構式。次類型 Ia 如「他擦乾了桌子」，當中的賓語「桌子」是及物動詞「擦」的語意賓語；次類型 Ib 如「他踢破了球鞋」，當中的賓語「球鞋」不是及物動詞「踢」的語意賓語；次類型 Ic 如「他哭濕了手帕」，當中的非作格不及物動詞「哭」原本就沒有語意賓語。類型 I 在語意上的一致性為：主語皆為影響者(Affector)，且賓語皆為受影響者(Affectee)。

類型 II 包含了一般的主語傾向(subject-oriented)結果複合動詞構式。次類型 IIa 如「他吃膩了水餃」，當中的賓語「水餃」是及物動詞「吃」的語意賓語；次類型 IIb 如「他跑累了」，次類型 IIc 如「張三醉倒了」，兩者皆為不及物句，差別在於前者的動詞「跑」為非作格動詞，而後者的動詞「醉」為非賓格動詞。類型 II 在語意上的共性為：主語本身皆為受影響者。

類型 III 包含了逆序致使(inverted causative)結果複合動詞構式。次類型 IIIa 如「這種藥會吃死人」，當中包含了及物動詞「吃」，但語意主語「人」出現在語法賓語位置，語意賓語「這種藥」出現在語法主語位置；次類型 IIIb 如「這段路跑累了張三」，次類型 IIIc 如「這瓶酒醉倒了張三」，兩者的語意主語都出現在賓語位置，僅差在前者的動詞為非作格動詞，後者的動詞為非賓格動詞。類型 III 在語意上的共性為：主語皆帶有起因者(Causar)角色，賓語皆帶有受因者(Causee)角色。

類型 IV 包含了準被動(pseudo-passive)結果複合動詞構式，可視為類型 I 的不及物型。IVa 次類型如「桌子擦乾了」，IVb 次類型如「球鞋踢破了」，IVc 次類型如「手帕哭濕了」。這些次類皆為不及物句，主語皆帶有受影響者角色，而影響者角色則不在句法中出現。

在類型 I 與類型 III 中，致使關係直接反映在語法功能上：主語(不一定為 Vc 的外部論元)為起因者(Causar)，賓語(不一定為 Vc 的內部論元)為受因者(Causee)。相反地，在類型 II 與類型 IV 中，主語皆為受因者(但在類型 II 中，Vc 的邏輯賓語可選擇性出現在句法賓語位置)。

跟結果複合動詞比起來，華語「得」字結果構式的討論較少。Huang (1988)從形式語法的角度探討「得」字結果構式，首先他指出「得」字後面的成分可以表樣態，例如「他跑得很快」，也可能表結果，例如「他跑得很累」。

Huang (1988)認為華語結果「得」之後的成分是「得」之前的動詞的補語，兩者形成所謂的複雜謂語(complex predicate)。舉例來說，「張三醉得站不起來」當中的「站不起來」是「醉」的補語，而「這瓶酒醉得張三站不起來」當中的「張三站不起來」是「醉」的補語，前者稱為始動結果句(inchoativ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)，後者稱為使動結果句(causativ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)。

Huang (1992)進而從形式語法中「控制」(control)的概念來解釋「得」字結果構式。同樣地，「得」字結果構式當中的「得」後成分也是一種控制結構。不及物「得」字結果構式「張三哭

得很傷心」具有如下的深層結構：「[IP[NP 張三_i][VP[V [v 哭得] [RC PRO_i 很傷心]]]」，當中的控制者是「張三」，從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不需要移位。「哭得」與「很傷心」形成複雜謂語，此複雜謂語為不及物，以「張三」作為其主語。及物「得」字結果構式「張三哭得李四很傷心」具有如下的深層結構：「[IP[NP 張三] [VP[NP 李四_i][V [v 哭得] [RC PRO_i 很傷心]]]」，當中的控制者是「李四」，從深層結構到表層結構需要動詞成分「哭得」的 V-到-V 移位。「哭得」與「很傷心」形成複雜謂語，此複雜謂語為及物，以「李四」作為其外賓語，並以「張三」作為其主語。

3. 客語結果構式

客語做為漢語系語言，與華語在結果構式上有許多類似之處，但我們也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其詞彙或句法表現完全一樣。事實上，過去已有許多相關論述提出客語與華語在結果構式上的不同。

跟華語「得」字結果構式相當的是客語「到」字結果構式。同樣地，「到」字除了表達結果外，如(1a)，還可表達樣態，如(1b)。相關討論請參考 Lai (1989, 2002)。

(1) a. 佢走到當恹 (他跑得很累)

b. 佢走到當遽 (他跑得很快)

Lai (2003a, b)在針對客語多意功能詞「摻」(lau)的討論中，提到「摻」可標記受事者角色，以及受惠(害)者角色。以下例子，皆為「摻」字結果構式：

(2) a. 阿明摻杯仔打爛哩 (阿明打破杯子了)

b. 飯，阿英摻佢食淨淨 (飯，阿英竟然給我吃光了)

c. 阿英摻目珠噉到紅紅 (阿英把眼睛哭到紅紅的)

(2a)的「摻」標記受事者角色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是動詞的語意賓語，同時也與結果具有謂語關係。(2b)標記受害者角色，「摻」後名詞並非動詞的語意賓語，也與結果毫無關聯。(2c)亦標記受害者角色，「摻」後名詞並非動詞的語意賓語，但與結果具有謂語關係。此外，「到」字所引介的結果構式，後面可接動詞詞組如(3a)，或接句子如(3b)。

(3) a. 阿英摻目珠噉到紅紅 (阿英把眼睛哭到紅紅的)

b. 阿英噉到目珠紅紅 (阿英哭到眼睛紅紅的)

我們也注意到「到」可以引介程度或結果。Huang (2012: 323)討論客語的心理謂語，舉了一些「到」引介程度或結果的例子，如(4)，當中並未嚴格區分程度與結果。我們同意這個觀點，認為程度與結果並非兩個完全互相排斥的概念。

(4) a. 對佢恁好恁好，惜佢惜到恁仔 (對他這麼好，疼他疼到這樣)

b. 斯愁到毋知愛樣結煞 (就擔心到不知該怎麼辦)

c. 阿珍仔分賊仔手項三摸四摸，驚到會死 (阿珍被小偷在手上一摸再摸，嚇得要死)

d. 害該主人就譴到無命了 (害那個主人就氣到沒命了)

客語結果句式呈現豐富紛雜的語意關係。我們根據 Yeh (2008)的觀察，整理出客語結果句式的四大類句型，第一類為帶語意賓語之及物結果句式如(5)，其中(5a)指向賓語、(5b)指向主語。第二類為帶非語意賓語之及物結果句式如(6)，其中(6a)含及物動詞，(6b)含不及物動詞。第三類

為不及物結果句式如(7)，其中(7a)為非對格類型、(7b)為非作格類型。第四類為逆序結果句式如(8)，其中(8a)的主語為語意賓語，(8b)則否。

(5) a. 麼人打爛忒鑊頭 (誰打破了鍋子)

b. 僱食飽飯咧 (我吃飽飯了)

(6) a. 佢剝壞幾支菜刀 (他剝壞了幾支菜刀)

b. 老大下定決心忍痛來攢開頭家介手掌 (老大下定決心忍痛來掙脫開老闆的手掌)

(7) a. 皇帝一方面歡喜番人打平咧 (皇帝一方面高興征服番人了)

b. 細阿哥食飽去咧 (年輕人吃飽了)

(8) a. 這兜事會做死人 (這些事情會做死人)

b. 算命先生會譴死僱 (算命先生會氣死我)

然而，客語通常會避免「VRO」結構，避免的策略有：一、賓語提前如(9a)；二、「摻」字構式如(9b)；三、「分」字構式如(9c)。上面的(7a)可視為賓語提前後的結果，「摻」字構式與「分」字構式僅適用於指向賓語的結果句式如(5a)、(6a)、(8a)、(8b)。

(9) a. 細阿妹聽到田螺殼捶爛咧 (小女孩聽到田螺殼敲爛了)

b. 天公樣做得摻恁好恁善良介人打死 (老天爺怎麼可以把那麼好那麼善良的人打死)

c. 乞食仔就分雷公打死 (乞丐就被雷公打死)

然而，除了「VR」結構外，「V 到 R」結構亦常見，如(10a)「到」之後接動詞詞組，(10b)「到」之後接句子。

(10) a. 阿英摻目珠噉到紅紅 (阿英把眼睛哭到紅紅的)

b. 佢無著到蓑衣涿到歸身仔濕濕 (他沒穿到雨衣淋到全身溼答答)

「VR」結構也可以被潛能標記、情態成分、程度修飾語，以及比較級標記來分隔，例如：「洗-亦/毋/啊/會/無/(到)當/卡-淨」。其他例子還有：「打分佢死」、「食忒飽」。

此外，Yeh (2008)借用認知語言學「使動鏈」(causal chain)的概念，討論一些「摻」字構式：

(11) a. 阿明摻杯仔打爛忒咧 (阿明把杯子打破了)

b. 佢摻介支菜刀剝壞忒咧 (他把那支菜刀剝壞了)

c. 飯阿英摻僱食淨淨 (飯阿英把我吃光光)

d. 樣會有人摻僱飯菜煮好好 (怎會有人幫我把飯菜煮好了)

e. 摻佢用酒灌醉來 (來把他用酒灌醉)

f. 頸根使摻你擰走擰 fe 佢 (把你的脖子扭斷)

當中(11a)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是 V 的賓語，也是 R 的歸屬。(11b)有兩種解釋，「他用那支菜刀(剝肉)把菜刀剝壞了」的解釋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是 V 的工具，也是 R 的歸屬，「他(用其他工具)來剝那支菜刀把菜刀剝壞了」的解釋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是 V 的賓語，也是 R 的歸屬。(11c)與(11d)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皆與 V 及 R 都無關，分別為事件受害者(maleficiary)與受惠者(beneficiary)。(11e)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是 V 的賓語，也是 R 的歸屬。(11f)中，「摻」後名詞詞組皆與 V 及 R 都無關，但因與主語有身體部位關係，因此成為受害者。

4. 結論

綜合上面的討論，我們發現，將客語的「VR」結構視為一種結果複合動詞是有爭議的，「V到R」與「V分佢R」等分離結構也挑戰了結果複合動詞的地位。這樣的特性與賓語提前，以及使用「摻」或「分」等功能詞來避免「VRO」結構的現象有關。

參考文獻

- Cheng, Lisa Lai-Shen and C.-T. James Huang. 1994. "On the argument structure of resultative compounds." In Matthew Chen and Ovid Tzeng (eds.) *In Honor of William S-Y. Wang: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*, 187-221. Taipei: Pyramid.
- Her, One-Soon. 2004. "Argument-function linking in resultatives." *Concentric: Studies in Linguistics* 30:1-34.
- Her, One-Soon. 2007. "Argument-function mismatches in Mandarin resultatives: A lexical mapping account." *Lingua* 117:221-246.
- Huang, C.-T. James. 1988. "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." *Language* 64.2: 274-311.
- Huang, C.-T. James. 1992. "Complex predicates in control." In R. Larson, Utpal Lahiri, Sabine Iatridou, and J. Higginbotham (eds.) *Control and Grammar*, 109-147. Dordrecht: Kluwer.
- Huang, Han-Chun. 2008. *Resultative Verb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: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*. Ph.D. Dissertation. Hsinchu: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.
- Huang, Han-Chun. 2012. "Psych predicates and causation in Hakka: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." *Chinese Studies* 30.1: 309-340.
- Lai, Huei-ling. 1989. *A Preliminary Study on Hakka 'To'*. MA Thesis. Taipei: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.
- Lai, Huei-ling. 2002. "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." *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* 30.2: 370-391.
- Lai, Huei-ling. 2003a. "Hakka LAU constructions: A constructional approach.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4.2: 357-378.
- Lai, Huei-ling. 2003b. "The semantic extension of Hakka LAU." *Language and Linguistics* 4.3: 533-561.
- Li, Yafei. 1990. "On V-V compounds in Chinese." *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* 8:177-207.
- Li, Yafei. 1995. "The thematic hierarchy and causativity." *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* 13:255-282.
- Li, Yafei. 1999. "Cross-componential causativity." *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* 17:445-497.
- Yeh, Jui-chuan. 2008. *Resulta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Hakka: Argument Realization*. Ph.D. Dissertation. Hsinchu: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.